

杂花生树

山塘自有光

□ 李美幸

当我们从广陈这边的南山塘老街走过青石条石桥，来到金山廊下北山塘老街时，我对平湖市作协主席、小说家詹政伟和广陈镇的工作人员黄益说，我来过这里。詹主席问，什么时候？我说，2004年还是2005年，我们文化三下乡巡回演出到廊下山塘村，当地的文化干部介绍说，这里有一座桥，一桥跨两省。过了山塘桥，就是浙江。詹主席说，你就越界了。我说，还带了两个人。一个歌手，一个舞蹈老师。小黄说，那时候手机还是漫游，过了桥就要收漫游费了。

我说，是的，我们刚踏上桥，手机运营商就提示我们已经进入浙江地界。

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我们从廊下的北山塘老街一路往南，老街不宽，两边的店铺都是有年代感的老店，店里亮着白炽灯，光线昏暗，商品摆在地上，或依墙摆设，售卖的物件有铁锹、锄头、高筒雨靴、灶用大铁锅、搪瓷脸盆、痰盂等。这些在大城市已经销声匿迹的日常用品，因为符合老百姓的生活所需，依然保留在老街店铺里。商品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满足需要，没有不被需要而存在的商品。

北山塘老街不长，全长不过一两百米，整条老街却满是烟火气，往来行人也很多，虽然算不上摩肩接踵，但也有一种络绎不绝的感觉。

然后，眼前出现一座桥，就是现在这座桥，过了桥就是南山塘。我屏息凝神，心里说，马上就要畅游浙江了。彼时的南山塘老街，正处在从20世纪60年代的繁华水乡集镇走向衰落的“空巢期”。老街上有不少清末民初的传统民居，因年久失修，看上去十分破败。脚下的路也是高低不平，走起来得小心一些。

像我曾经游历过的大多数江南集镇老街一样，南山塘街上也有老式理发店、裁缝店、杂货铺、烟杂店。

已经没有南山塘老街多少记忆了，记得清晰的是，没走多久，眼前就是一片原生态的农村样貌。这与北山塘完全不一样，北山塘外面是成熟的街区景象，车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而南山塘老街的尽头是农田，是农家。

农舍屋前是连片的农田，好像是菜园，往西是一座竹园，修竹茂林，满眼苍翠，竹园不大，但清静可人。我们进入竹园歇脚，看见有笋尖冒出地面，我踢了一根。有母鸡在竹园里觅食，四周安宁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

我们在竹林里待了一会儿，呼吸了带绿植的新鲜空气，又原路返回。过了山塘桥，回到金山地界，望着北山

塘沿街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，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感慨。

感慨什么，感慨南北山塘的落差，一头热，一头冷，一边有人间烟火气，一边市面寥落，门面冷清。我希望两边的南北山塘，都能生意兴旺，都有吸引人的所在。

小黄想象不出20多年前南山塘原有的模样，过了老街直接是农村，是农田和菜园。现在的南山塘，店铺林立，人流如织，出南山塘，农田早已消失不见，代之而起的也是街区。

我说，早先南山塘的村民，都去北山塘买菜，买点心。而现在的明月山塘，就是我当年希望看见的样子。

其实，在此行之前，我就读到一些写明月山塘的旅游文章，或者听朋友说起明月山塘的故事。只是没到南山塘走走，想象不出它的繁荣，它的热闹。

但我知道，明月山塘已经出圈，已经名声在外，有一定的拥趸。这是好事，眼里有光，能被看见，就是现如今最理想的状态。现在的广陈南山塘，正按“耕读山塘·智汇田园”的愿景打造。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，引入科技田园，智慧田园概念，引得长三角各地作家慕名而来、驻足采风，同样也吸引了我。

广陈是个“千年古镇”，北宋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在此设广陈榷场（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），元代又设“广陈务”，因“番舶列肆于此，广货陈列”而得名。

而在宋代之前，唐时的广陈已是濒海贸易集镇，是浙沪交界处的繁华水陆码头，也是杭州湾畔的重要贸易港口。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到了近代，广陈已远离海岸线，不再是滨海大港，不再有船帆如墙，桅杆如林的盛景。广陈逐渐转型为传统的农业重镇，内陆粮仓。

我在广陈文体中心二楼办公室，看见粗大的圆木梁架，詹主席说，这里原来是一座粮仓。我说，现在还是粮仓。不同的是，一处是贮藏五谷的物质粮仓，一处是滋养心灵的精神粮仓。

从滨海退回内陆之后，广陈人守着千亩稻田，过着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农耕日子，几百年岁月倏然而逝。现在，这份悠然安逸、低调自在的田园生活，成了都市人心“岁月静好”的代名词，成为城里人愿意花钱购买的短暂体验。

于是，2017年，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应运而生，这是广陈人顺应时代潮流，依托千亩良田与山塘老街顺势发展农旅产业，如今这里已然成长为长三角热门农旅目的地。

我去过明月山塘的心田里·岛上书房。这是一个构

思新颖，设计精巧的建筑，置身稻田深处，四周鸟鸣花香，蜂舞蝶飞，放眼麦浪滚滚、摇曳起伏。书屋自带住宿，底楼是阅读区域，一排排书架上，书籍琳琅满目，还有咖啡和其他甜点供应。楼上是住宿，有两套家庭客舍。

在二楼屋外平台走走，坐坐，看看，感到一种很少能体验到的惬意。低头问自己，体验到什么？回答是——宁静。

内心宁静了，思考才能深邃深刻，才能抵达思想境界的远方。

现代人很少退回内心，很少与自己对话，我们大多穷于应付，也疲于应付，整日里为生计奔波。现在有了这个被稻田和水系环绕的岛上书房，白天在咖啡的陪伴中看书阅读写作，晚上下榻在稻田深处的书店客房，夏夜看萤火飞舞，数星星点点，听取蛙声一片；秋夜闻虫鸣唧唧，明月一轮孤悬，照亮人间山塘，这或许就是明月山塘许诺的意境吧！

这样的宁静，这样的体验，极其珍贵难得。文字可以抚慰人心，稻田深处的静谧长夜，更能滋养身心、安神静心。况且，明月照山塘，山塘自有光。

南山塘村是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（广陈镇）下辖的一个自然村落，原本是一个与上海毗邻的偏僻边界村，但如今已是浙沪交界处的“网红村”。在金山廊下，有直达上海市区的车辆，反之，上海市民也可以坐公交车抵达明月山塘。

正因为山塘村有如此诸多的好，以及它的原生态和稀缺性，所以也引得各类资本、文旅项目持续落地深耕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山塘老街绵延林立的店铺，假日里人头攒动的景象，正是当地政府规划的愿景。而心田里·岛上书房、寂静咖啡、寂静工坊、稻田美术馆等，正是这棵菩提树上结出的善果。而整个农业经济开发区里面，已经落户的有后稷智能科技，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+智联植物工厂，以及绿迹农业等十几家涉农科技公司，都是镇政府用心筑巢、悉心培育引来的“金凤凰”。

沿着南山塘老街漫步，能看到千年传承的白墙黛瓦江南民居，还能感受到熙熙攘攘的农村市集。在这片以高科技为引领，以农旅为展翅，以达成共赢共富为目标的厚土上，既孕育了国家级非遗平湖粽子书，中华老字号平湖糟蛋厂亦扎根于此。

如今的广陈，就像一个眼里有光的小小少年，走入大众视野，收获万众瞩目。

我有幸走进它，亲吻它，并为它书写。

我们需要一场“慢下来”的流泪

□ 殷建中

“全素人”“低成本”“破圈”，是形容现在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网络热词。

我一直疑惑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只是在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时多了些真诚、细腻、克制，这种散文式的平静叙事电影，也看过多次了，轮到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时，为何能成现象级爆款。

当坐入影院，听到周围的人从欢声笑语慢慢转为此起彼伏的啜泣，我忽然也动容了，藏在心底里秘不示人的那点真情，一下子宣泄了出来。

早前的《你好，李焕英》打感情牌，用的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，引发了广泛共鸣，票房有50多亿元。这次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了真情，更有真义，“慢慢”点燃了一个个的观众，票房已近20亿元。感觉这可能还只是个开始，因为海外潮汕人的乡情已然发酵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共情已然涌动，全球海外华人心中的乡愁也终将被逐一点燃、蔓延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成功，也从侧面表明我们这个时代，真诚与情义越来越稀缺。在这个短视频被限定在15秒内、追剧习惯开2倍速，观影先刷3分钟剧情解说的时代，我们的泪点和笑点似乎都被训练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我们习惯了商业大片的视觉轰炸，习惯了煽情片段里精心设计的音乐起落，甚至习惯了在所谓的“爆款”里寻找情绪的揪心。当我们“心力交瘁”时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出现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“慢下来”的流泪。

这种“慢”，首先体现在对悲剧的处理上。

当阿嬷淑柔得知丈夫早已客死他乡，那18年的信全是陌生女人南枝代笔时，编剧没有让她晕倒，没有让她对着镜头控诉命运的不公。她只是缓缓起身，撑起伞走过天井，去看厨房里凉掉的橄榄菜。周围很安静，只有雨声。

在这个AI倍速的时代里，我们太累了，需要一次深呼吸。我们的情绪被KPI追着跑，生活被房贷压着走，我们没有时间“崩溃”，正如阿嬷没有时间“大哭”一样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克制的叙事，给了观众一个安全的距离，它没有强迫你去共情，而是让你静静地陪着阿嬷坐了一会儿。正是这种“慢”，让在快节奏中濒临窒息的人们，在影院里找到了久违的呼吸节奏。

在“演技”被量化、流量被数据化的今天，我们看腻了“塑料感”的美人和程式化的“演技炸裂”，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大量素人演员本真出演，仿佛是给了我们一剂解药。

饰演阿嬷的吴少卿，是一位84岁的普通潮汕老人，此前从未演过戏。她在得知“丈夫死讯”后的第一反应，不是悲伤，而是嘟囔了一句，“留下这么多小孩，那个南枝一个人怎么养？”这完全是跳出既定剧本的即兴发挥，却精准地击中了那一代中国女性的本能，在巨大的悲伤面前，她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“孩子怎么活”“日子怎么过”。

饰演南枝的李思潼，被发掘时还是个在校大学生，说是通过抖音大数据“刷”出来的。她身上没有“戏味儿”，那种面对木生时的局促、面对承诺时的坚毅，完全是生活的还原。

这份未经雕琢的青涩与笨拙，在充斥着精密算计的电影工业里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它打破了第四堵墙，让观



雨润青筠 王 强 摄

众觉得这不仅仅是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在某个遥远村落里的往事。这种“真”，是对现代人心灵的一种抚慰。在这个处处是“人设”的世界里，我们太渴望看到一点真实的人类情感了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算不得“煽情”电影，观众里没有人号啕大哭、高声尖叫。但它是“情”的回归，引发的是更深层次的移情、共情，它所展示的不仅仅是爱情，更是一种久违的“信义”。

电影里有两条线特别动人。一方面是“慢”的爱情。木生与淑柔的爱情，没有“速食”的浮躁。木生穷得买不起自行车，就自己做了一辆木头的推给淑柔，这种“笨拙”的示爱，在现在看来简直是“傻”，而淑柔用一生的等待来回应。这种“从前慢”的爱情，之所以让现代人破防，是因为我们深知在这个情意浮泛的时代，这种“认定了一个人就不回头”的执念，实在太奢侈了。另一方面是超越血缘的“义”。谢南枝这个角色是全片的灵魂。她对木生没有男女之爱，更多是一份知恩图报、重诺守信的质朴道义。仅仅因为木生曾救过她的父亲，因为感动于木生对远方妻子的深情，她竟然默默扛起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整整18年。

在当下的社会里，这种行为甚至会被某些人解读为“傻”。但在电影里，这份沉甸甸的“信义”让无数人落泪。因为它刺痛了我们的脆弱，我们多么希望身边也有一个像“南枝”这样，即使素昧平生，也愿意为你托底的人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虽然讲的是潮汕故事，讲的是“侨批”文化，但它击中的是每一个漂泊者共同的痛点——

梅子黄时雨

□ 毛建良

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

下雨的午后，我坐在老家屋檐下，听着雨声，脑子里蹦出这首词。一千多年前写的，放到现在的梅雨天里，还挺对味。

平湖一到梅雨季，天就跟漏了似的。不像夏天那种暴雨，来得猛走得也快。梅雨是黏的，整天灰蒙蒙的，空气里一股土腥味和青草味。眼睛望出去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绿。

田里刚插完秧，嫩绿的秧苗一排一排立在泥水里。雨点打在水面上，一圈一圈荡开。各家房前屋后的小菜园，这时候最讨人喜欢。紫茄子躲在叶子底下，青辣椒红辣椒挤在一块，小番茄挂在枝头晃来晃去。丝瓜藤蔓沿着竹架子往上绕，顶上还开着几朵小黄花。看着这一园子的果实，心里头踏实。

每年一到梅雨季，我就想起小时候。

那时候的雨好像比现在大多了。连着下几天，河里的水就漫上来，灌进田边的水渠。我家西边有一条大水沟，通着水田和河。一到梅雨涨水，那里就是我们小孩的天下。

我和妹妹，还有邻居家的小伙伴，卷起裤腿光着脚就往水沟跑。水沟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好多小鱼，我们直接用手去捧，几个人围来围去，搞得一身泥。雨声、叫声、笑声，在田野里乱糟糟地飘着。

除了抓鱼，还有别的好玩的。屋檐下的雨水连成一条条线，我们伸手去接，凉丝丝的。地上积了水坑，光脚踩上去啪啪响。有时候跟着大人去菜园，他们穿着蓑衣摘菜，我们就蹲在田埂上看蜗牛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
有一年梅雨季，雨下得特别大。沟里的水漫上了田埂，我爸披着蓑衣去田里放水。我跟在后头，看他拿铁锹在田埂上挖了一道口子，积水哗哗往外淌。他回过头冲我喊了一句：“别抱怨下雨，这雨要是不来，庄稼就活不了。”

当时我没当回事。后来去读书、上班，在城市里待久了，慢慢才品出这句话的意思。有人讨厌梅雨，嫌潮，嫌闷，嫌衣服晾不干。但在农村，梅雨是庄稼人的盼头。没有这场雨，秧苗插不下去，菜园长不起来，一年到头就白干了。

一场雨，不同人看的，是两个世界。

现在梅雨还是照常来，田里还是照样插秧，菜园还是照样长菜。只是当年那个披着蓑衣去放水的人，已经不在了。

今年梅雨来得早。前几天我一个人走到田埂上，雨不大，也没打伞。站在我爸当年挖口子的地方，看了好久。水还是那样流，秧苗还是那样绿，只是身边少了一个人。

我蹲下去，手掌贴着地面，像他当年那样。泥土湿漉漉的，凉凉的。

这场雨，落下的不只是水，还有我的童年，和我这辈子再也听不到的那句话。

猫

□ 谢扬吉

家有一猫，名唤毛毛。无蹒跚踱步之憨态，亦乏游龙之俏姿，终日嗜睡，潦倒慵懶，唯有进食一事，最为勤勉执着。

天刚蒙蒙亮，毛毛的“等饭大计”便准时拉开帷幕：先是弓背伸腰，一套舒展体操行云流水；再是就地翻滚，把地毯蹭得簌簌作响；而后昂首阔步，踱至房门外，“喵喵”声此起彼伏，似有万般诉求。待人推门而出，它便即刻抖擞精神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尽显娇柔媚态：用温热的身子反复蹭着人的裤腿，脖颈微微伸长，巴巴地求着挠痒；忽而肚皮外翻，露出雪白软嫩的绒毛，一双圆溜溜的眸子半睁半合，时不时递来一个慵懶的“媚眼”。等人彻底被这温柔攻势俘获，它便立马起身，一步一回头，殷勤地引着人走向猫粮碗，尾巴翘得老高，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期待。

我总爱隔着手机屏幕，偷偷窥看它干饭的全程：双耳警觉竖起，静候猫粮簌簌落碗；待到美食入碗，便眯起眼睛，大口咀嚼，齿间传来“嘎吱嘎吱”的脆响；偶尔微微侧目，余光似还警惕地守着碗底残存的口粮。胃口大好时，它会急不可耐地伸出前爪，轻轻拍击碗沿，催促着添粮补给；心满意足后，又慢条斯理地抬起爪子，一遍遍擦拭脸颊，那模样，满是满足与惬意；若是恰逢它心情大好，还会蘸着水碗里的余沥，蹭着爪四处“盖章”，留下一个个湿漉漉的小脚印。

水足饭饱，便是毛毛的专属惬意时光。它寻一处阳光倾洒的地毯，蜷起身子，安然小憩。暖融融的日光厚厚覆在身上，蓬松的毛发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，每一根绒毛都闪着细碎的光。它的身子随着均匀的呼吸轻轻起伏，胸口微微鼓动，偶尔还会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舔嘴角，许是梦里还回味着猫粮的鲜香。窗外的风轻轻轻拂过窗帘，光影在它身上缓缓晃动，连空气都跟着慢了下来，岁月也随之变得悠长而温柔。